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十三回 柴君貴過量生災 鄭子明擅權發貨

詩曰：北山種松柏，南山植蒺藜。
彼此雖同趣，志向各有宜。
華歆慕勢焰，管寧樂清夷。
割席分相處，友道將何期。
君看朋類者，口腹已難齊。
資財成冷刺，酒食作品題。
我自陶我情，彼亦從彼意。
會忍高枕臥，一任合與離。

話說鄭恩不見了褲兒裏的銀子，展開雨傘不住的翻騰尋覓，並無影響，口內不住的唔哇。那柴榮在旁問道：「你尋甚麼東西，這般悶著？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可見那褲兒裏的銀子麼？」柴榮道：「這銀子在木鈴關外未出店時，你連被套兒一總放在車兒上的，怎麼如今問起我來？」鄭恩又把傘兒撒下幾包，細細尋覓，蹤跡全無，急得心頭火發，暴跳如雷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失了財帛了，不知甚麼時候被那個驢球入的偷了去！」柴榮聽了，也跳起來道：「黑賊，我曾叫你把銀子安放中間下面，將傘包兒壓住。你偏扭著己心，放在上邊，自為穩妥，還說會得照應，如今卻把來失了，究竟你的照應何如？」鄭恩不聽猶可，聽了此言，不覺大怒，噉著唇，努著嘴，暴著眼，蹙著眉，喝聲道：「老柴，你講甚麼老大的話？樂子在前拽絆，你在後面推走，樂子又沒有背後眼珠，好來睜看，你在後面倒不看見，你去想著，這個照應是你的，該是樂子的？自己不肯當心，反來埋怨樂子，兀的不屈氣殺了人！」柴榮一發怒極道：「你這黑賊，祇因你拗著自己主意，不肯聽我的言語，輕輕的把這銀子失了，反道我埋怨你。你且想著，這是明明你自己差了，倒來喧嚷於我，我怎肯服你？」鄭恩聽了，把柴榮啐了一聲道：「原來你是個不明道理的漢，祇顧說這些屈話，怨著樂子。可知得這些銀子，不是容易得來的，費盡了樂子多少心思，多少氣力，方纔取得這項財帛。我那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，分毫不要，把來都與你做販傘的本錢。誰知你福薄命窮，沒有造化，反送與別人受用。不去怨恨自己運低，偏來怨著樂子沒有照應。你這樣不明道理的人，樂子有甚氣力，再與你說話？」說罷，鐵青了臉面，向外坐著，祇是嘆氣。

那柴榮聽了這一席說話，倒覺得頓口無言，低頭嘆氣，暗想：「鄭恩之言亦似有理，這事原算我不是，我埋怨他愈覺差了。」祇得開言道：「三弟，如今也不必說了，果係愚兄命運低微，難受這異途之物。但既經失脫，已落他人之手，想要重去尋來，難言可望矣。俺們為今之計，且把被套收拾起了，將這傘兒揮掃塵埃，收拾好了，便去發店。貨完之後，也好去尋你二哥，以圖相會。你也不必氣怒，快來動手。」鄭恩見柴榮如此，方纔回過臉來，說：「大哥說得不差。」遂把被套放在炕上，轉身與柴榮一齊卸下兩傘，一柄一柄的揮去灰塵，現出新鮮顏色，又點一點數目，仍舊安放在車中，推向外廂空房中放下了。

看看天色將晚，二人忙了一回，肚又覺飢了，柴榮便叫店小二收拾粥來用。鄭恩道：「大哥，這稀粥湯空鬆易餓，怎能充得飢腸？小二哥，你可打上十斤面餅，捍了一鑊面湯，纔夠我弟兄兩個一飽。」柴榮道：「也罷，小二哥，你粥也煮來，餅也打來，各隨其便。」小二道：「柴客官，在我店中住的遭數已多，難道不知我們店裏祇有一副鍋灶？怎麼做得兩樣飲食？不如就依了這位黑客人，打上面餅面湯，吃在肚中，也可耐餓。」鄭恩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小二哥，你怎麼的這般伶俐，做人湊趣，說來合著樂子的心窩，咱樂子其實歡喜著你。你快去收拾進來，咱們好受用。」常言道：「賣飯的不怕大肚漢。」店小二巴不得這一聲，便順著鄭恩的主意，即忙答應了一聲出去，登時收拾，打了兩盤大餅，捍了一鍋面湯，遂即送進客房，擺在桌上。鄭恩見了，祇喜得心花開放，眉眼笑揚，說道：「好，好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拿起筷子，也不管柴榮吃不吃，也不顧熱湯難吞，竟似狼餐虎咽，任性舖啜，吃一回餅，飲一回湯。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吃得盤底朝天，罄空盡竭，方纔把筷子放下，叫聲：「大哥，這樣好東西，你怎麼不吃？」柴榮道：「等你吃得夠了，我纔來吃。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原來好爭嘴的。」叫聲：「店小二，你再去多多的添些面湯，打上些好餅進來，等咱大哥好用。」小二聽了，把脖子一縮，舌頭一伸，暗忖道：「這黑廝藏著甚麼量兒？看他把兩個人的飲食，竟自一個獨吞，還要叫添，真是個囊食包了。」即時在店中又打了兩盤餅，捍了一鑊湯，送將進來。鄭恩道：「大哥，如今可吃些了。」柴榮笑了一笑道：「好，好。」即便拿起筷子，取了一個餅，盛了一盞湯，慢慢地吃下。祇吃得兩個餅，兩碗湯，便把筷子放下了。鄭恩道：「大哥，這樣好東西，怎麼祇吃得一點兒就住了手？」柴榮道：「愚兄量淺，已是滿腹足矣，不能再吃。」鄭恩見他不吃，遂揀了兩個大餅，又盛了一盞湯，送將過來，必要他吃。柴榮拗他不過，祇得熬著飽，勉強加了下去。其餘的餅湯，又是鄭恩包下了肚。遂把碗碟叫小二收拾了去。

此時已是黃昏光景，弟兄兩人各自收拾床炕，兩下都已安歇。鄭恩飲食滿望，心事毫無，躺上炕，竟是呼嚕呼嚕感夢去了。不想那柴榮食量淺小，多吃了這兩個餅，肚中就作禍起來，眠在炕上，甚覺發痛。又想著鄭恩量大，供給費多，千思百想的挨著肚痛。側耳聽那外面，適值天又下起雨來，心下又自想著明日的貨，多分是發不成了。又添了這一段愁悶，翻來覆去，那裏睡得著？耳邊又聽了鄭恩這般好睡，但聞他呻呻吟吟，嘴內說出許多夢話，真是無挂無礙，適性安眠，不覺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看我恁的晦氣，枉有了這廝作伴，遇著事情，祇憑著自己粗魯，通無商量，除了這吃睡兩項，其外一件也不曉，半點也不管，實為可惱。」因此又添了這一段憂慍，不覺氣裏食，食鬥氣，氣食相攻，固結不解，漸漸的頭發重，眼發昏，那心頭一似炭火般的發燒起來，一夜裏呼喚呻吟，何曾合眼？

挨至天明，鄭恩即便起來，叫聲：「大哥，你看天色已是明透的了，祇是有些雨濛濛兒，你快些起來，趁著雨還不大，便去往店家發脫了貨，收齊了帳，極早回去，好會咱的二哥，莫要延挨遲了日子。」柴榮聽言，指望將身坐起，誰知頭眩眼花，捉身不住，挨了半晌，那裏掙扎得起。鄭恩道：「想是有些不耐煩麼？這不妨，可著店小二捍些軟軟的面湯，吃下幾碗，包管就好。」柴榮道：「三弟，我祇為昨夜多吃了幾個面餅，腹中停阻，得了此病，怎的再吃？若有熱水，要些來呷呷。」鄭恩遂叫店小二燒了一壺熱水，打發柴榮吃了幾口，依舊躺在炕上，不住的哼哈聲喚。

鄭恩並不理論，把柴榮的銀包掖在腰間，往街坊上閑撞。望見酒店，即便買些酒食充腸，吃得有八分酒意，然後回來。那柴榮正在炕上熱極心昏，唇喉乾燥，叫聲：「三弟，若有冷水，要些來呷呷。」連叫數聲，不見答應。翻身向外一看，祇見鄭恩正進房來，立腳不定，把身子搖擺，口中祇叫：「好酒，好酒！樂子再吃不得了。」柴榮見了，氣惱不過，欲要責罰他幾句，又礙著情義兩字，祇得隱忍下了。正是：

病者悶千般，不病自欣歡。

縱他長好飲，情義便爾寬。

當下柴榮又叫道：「三弟，你把些冷水我吃。」鄭恩帶著酒意，便叫店小二取了一瓢水來。柴榮呷了幾口，依然睡倒。那鄭恩已入醉鄉，任遊夢境。

從此以後，看看約過了三四日，柴榮的病症越加重。自己無奈，祇得叫聲：「三弟，你去央煩店家，去請一位明理的太醫來，看看這脈息何如？」鄭恩依言，出來對店小二說了。小二就去請了一位太醫，叫做劉一帖，真個脈理分明，用藥效驗，曾有《西江月》一詞，贊他好處：

歷代相傳醫學，望聞問切匪夸。難經脈訣探精華，生死機關的確。藥按君臣佐使，分錢配合無差。症痾診治不虛花，劉一帖名

傳海角。

當下小二請了來家，延進客房，來至柴榮炕前坐下，舉著三個指頭，將兩手六脈細細的診了一番，已自明白。又把那身體看了一遍，但見四肢冰冷，遍體發燒，鼻孔流青，臉面帶腫，唇乾口燥，神氣虛浮，說道：「尊兄的貴恙，乃是夾氣傷寒，勢非輕比。理宜舒氣消食，凝神發表為當。最要不可動氣，若一動氣，雖不傷命，其症恐難即愈。」遂撮了兩帖柴胡散，藥案開寫明白，加引燈心、竹葉、生姜，用水兩盞，煎至八分溫服。寫畢，並藥遞與店家，相囑病人務要小心保養，調氣安神。柴榮稱謝，就叫店家在取了一把戥子，將鄭恩身邊的銀子稱了三錢，用紙封了，送與劉一帖，為藥資之敬。那劉一帖又說了一句保重，辭謝了，便自回家。

店小二遂把藥餌並藥罐、火爐、柴炭等類遞與鄭恩，道：「鄭客人，你可用心煎劑，足要八分，即刻溫服。我因事忙，不及奉陪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知道。」便把那藥抖在罐裏，加了藥引，又加兩盞清水，完備了，隨將火爐內炭生發好了，纔把藥罐端上煎熬起來。誰知鄭恩此時已有幾分酒意，醉眼朦朧，看守了一回，不覺打盹起來，呼呼睡去。約有半個時辰光景，忽被感夢驚覺，睜眼一看，那藥已煎乾冒煙焦臭了。鄭恩暗暗跌腳，心內叫苦。沒法奈何，祇得又舀了一盞清水，添入藥內，煎了一回，不管七分八分，涼了一涼，拿到柴榮面前，叫道：「大哥，起來吃靈丹妙藥。」柴榮掙起身來，接過湯藥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「三弟，這藥因甚有些荷包灰氣？」鄭恩笑道：「大哥，你可也不聽見那太醫說麼，這藥叫做柴胡散，自然有些荷包臭的。如今祇要病好，管甚氣味？」說罷，接了盞兒，又去煎那第二帖藥。這一回，鄭恩就著實用心了。煎夠多時，恰有八分，把來遞與柴榮吃了，仍復睡好。無如病熱隨常不能痊愈。鄭恩全不在意，任性閑遊，每日祇好酒食上留情，花費暢懷，臨晚帶醉而歸，口裏常說酒話。柴榮見了，一言不出，悶在心頭，終日望輕，其如反重。祇因積氣在心，有憂無樂，所以不惟藥醫無效，更且病熱轉添，十分沉重。

鄭恩那裏放在心上，自己祇管胡廝。一日早起無事，猛可的想起道：「這棗樹，樂子自從十八灣相救二哥以來，一路上虧了這件妙物，打賊防身。祇是粗細不勻，彎曲得不好看相。如今趁著大哥有病在此，樂子又空閑無事，何不把他去出脫出脫，也得光光兒好看，覺到有些威勢。」想定主意，搗了棗樹，走出店門，往街坊一路行來，尋著了一家木作店舖，遂叫匠人整治起來。頃刻之間，溜成了一根大大的棍兒，瑩潤光圓，堅剛周正。鄭恩拿在手中，甚覺合適，心下十分歡喜。即時身邊取出些銀子，謝了匠人，回身便走。路上又買些酒食，吃飽了，慢慢的回到店房。祇見柴榮昏昏沉沉睡在炕上，他也不去問安一聲，竟自放下了棍子，走至炕前，仰翻身軀，開懷安睡。正是：

任君多少名和利，怎比安然醉臥閑。

自此，鄭恩終日往街坊閑走快樂，不上幾天，早把柴榮的那包銀子吃得罄盡。

約過了十七八日，柴榮的病勢尚不能痊。這日清晨，鄭恩起來，剛欲出門，祇見店小二攔住道：「鄭客人，且慢出去，小人有一言奉告。」鄭恩道：「你有甚麼話兒，快些說來。」小二道：「小人的愚意，欲把這食用房錢，算這一算，告求齋發則個。喏，帳簿在此，客人自己去看。除了病人不算，祇是客人一位所用，每日二錢，共有一十八天，該付足銀三兩六錢。望即見惠，感激之至。」鄭恩道：「小二哥，你與樂子算帳卻不中用，等咱大哥病體好了，也不為遲。」小二道：「客人，你要體諒我的下情，我是開店的人，靠這生涯過日，又無田產，又無屋宇，如何有這長本錢把來供養？況且每日伺候客人的飲食，多是賒來的，若是等你貴伙計病好還帳，知道幾時纔能夠好？眼見得目前便沒米下鍋，連小人的店舖也是開不起來。不如把這宗銀子先清了，又好從新措辦，且得客人在此，容易服侍了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

鄭恩想了一想道：「小二哥，這飯錢雖該還你，但是咱大哥的銀子，多被樂子用完了，這卻怎處？」小二道：「客人，你原來真是呆的，現放著米囤兒，情願餓死，卻不自害自身？你銀子用完，這貨物尚在，何不把這車兒兩傘發脫他一半，還了我飯錢，餘下的又好終朝使用了。」鄭恩道：「小二哥，你的主意果然不差，樂子其實歡喜著你。」說罷，即同店小二出去，往兩個舖家說了，遂把兩傘發脫了一半，共得十二兩銀子。當時回至店中，付還了三兩六錢飯錢，剩下八兩有餘，鄭恩別在腰間，供給自己酒食之費。不上八九日，早已用完，祇剩下精光身體。不意鄭恩自得小二提醒，把兩傘發賣，吃了這甜頭，沒有使用，便把兩傘貨賣，不消半月，又把那半車兒的兩傘做了烏有先生。正是口裏肥膩，皮裏消肉。看看約有四五十天，那銀傘銷完，柴榮的病也就輕了，漸漸鮮艷，略可掙扎得起。

一日，柴榮叫店家進來算帳。那店小二進來，對柴榮說道：「柴客人，這帳也不必再算，除了令弟兩次還過六兩六錢，餘外祇該找我三兩之外，便是清楚。從明日又是重起。」柴榮聽言，呆了一回，心內想道：「諒這一包銀子，多分被他用完了。雖然他的食量甚大，費用過多，然也虧了他煎藥服侍，也就罷了。」祇得對店家道：「既如此，煩你去請那主顧舖家來，我就當面發脫了貨，收齊銀兩，便好找你的飯錢房金，我們也得回鄉生意。」那店家聽了這話，頓時間臉兒上泛紅泛白，沒做理會處，祇是呆呆的望著鄭恩點頭啜眼。那鄭恩也是慌慌的搓手躑躅，看著店家。兩個瞧了半晌，通沒理會。那鄭恩低頭想道：「完了，樂子祇顧了自己使用，不該瞞著大哥，把傘兒一齊發脫乾淨，如今祇好對他說話。」又挨了一會，料瞞不過，祇得叫聲：「大哥，你的兩傘，原要發脫的，卻是樂子替你賣了。」柴榮聽了，如半空中打個霹靂，驚駭不迭，慌忙問道：「三弟，你又不知行價，怎的發脫了？不知賣了多少銀子？拿來我見見數目。」鄭恩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樂子因你有病，在此擔擱日子，其實清淡不過，將這銀子每日使用，不道多花費在肚內了，因此這銀子毫釐也沒有。」

柴榮聽了這話，大叫一聲：「坑殺吾也！」將身栽倒，閉了雙眼，暈去半個時辰，悠悠醒轉，口中吐出濁痰，眼內流些清淚，開言道：「我推車販傘，指望趁些蠅頭微利，權為糊口養身之計。不幸病在店中，挨了多日。感今病體略好，思量發貨，誰想憑空的銀傘全無，本利絕望，閃得我無依無靠，叫我怎好回鄉？」說罷，又是流淚。

那店小二在旁，心內也十分過意不去，祇得相勸道：「柴客人，你也不必氣苦了，這財帛是人掙下的，今日用完，明日生意起來，仍然滿載。那裏有現放著貨物，不去變賣使用，甘心受苦熬飢？況你患病將好，調養身體要緊，怎的自己不惜，便要動氣？這鄭客人生來的耿直，雖然把本錢銷化了，卻是與你又是義氣相交，不比別人。小人勸你莫要生氣，和好為上。縱然欠下幾兩店帳，也是小事，你祇消下次來還我就是。從今再住幾日，這房錢分文不要。可自放心安養，不必挂懷。」那小二勸了一回，自覺不好意思，祇推外邊有事，告辭去了。

柴榮祇得自解自嘆，把氣漸漸的消了。側目看那鄭恩，倒把這火盆般的大嘴噉得高高的，在那裏怒氣。柴榮無可如何，祇得叫道：「三弟，你也不要惱了，想來這些變更，也多是我的命運該當，還要說他則甚？如今有話與你商量。」鄭恩也就放下怒容，回言道：「大哥，兩傘賣盡了，盤纏用完了，祇有樂子與大哥兩個精光身子，還有甚麼商量？」柴榮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還有一個法兒，與你商議而行。」祇因有這一番商議，有分教——蠶食鯨吞，還盡了口腹之債。時乖運蹇，生遍了床席之災。正是：

英氣未能舒展日，雄身正屬困危時。

不知柴榮有甚商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